

这里发生突然事件

朱家栋 著

这里发生突然事件

国

ZHEL
ASHENG
JIAN
HJIAN

朱家栋 著

少年儿童出版

这里发生突发事件

朱家栋 著



内 容 提 要

少男少女的内心世界是丰富而又神秘的。女学生尤其如此。这个世界有一种魅力，吸引着人们去感知它，了解它。

集子中的十二个短篇，是作者近年来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。作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代少男少女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和家庭问题、人际关系，以及青春期必然出现的新课题。

他们正在成长。他们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美好追求和憧憬，也有着只属于他们自己的苦衷和隐秘。

作者的笔是凝重的，甚至带着些伤感。但各篇的总基调却是向上的，对中学生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。



目

录

同学之间	1
雏 菊	14
一幅心中的画	28
追 求	43
得到了的,却又失落	57
特别安全周	70
深深的裂痕	84
雾 障	100
这里发生突然事件	116
绿色的小树	130
真 诚	145
劫	158

同 学 之 间

下课了。我把钢笔、三角尺放进文具盒，意外地发现里面有张折成三角形的纸条。我打开一看，字迹很潦草，上面写着——

诸守成同学：

放学后请陪我回家好吗？求求你。

苏丽娜

我的心不由得绷紧了，两眼警觉地朝四下溜瞅，把纸条揉成一团塞进了裤兜。还好，同学们大都上操场活动去了，谁也没有留心我的神态。

可以这么说，班上的男生，除了程锐，谁收到

这张纸条都要脸红的，甚至会暗暗骂她不要脸。这种事，只有她才做得出，却偏偏让我摊上了！

瞧，她进来了，回头朝我斜了一眼，一副挺神秘的样子。我根本不用正眼瞧她。

她长得挺黑，翘鼻子，团儿脸，一双笑眯眯的细眼睛——瞅起人来那对黑眼珠老爱眨巴眨巴翻。她在我们初二（2）班的声誉不好，女生们都瞧她不起。我们男生呢？几乎没一个人理她！

她的衣裤鞋袜在女生中是最多的，三天两头翻花样，像个电影明星。这不，没到深秋，她就穿上了半高领的杏黄毛衣（连外衣也不罩），亚麻色的条绒直统裤，一双“两头翘”的旅游鞋；头上扎着一绺马尾巴似的长头发，进进出出像个“华侨”。

她最爱在大庭广众表现自己。就说班上那次智力测验游戏吧，班主任郝老师事先宣布了一条纪律：凡是十道题中答错三题的同学，都要表演一个节目。

测验结果，答案全对的几乎占去一大半，答错一题两题的也不少。但出乎意料的是苏丽娜的成绩最差，一共错四题。

毫无疑问，她该表演节目了。一般同学遇上这种事，一定是羞答答的，她却笑吟吟地说：“郝老师，我给大家跳个孔雀舞好吗？”她那怡然自得的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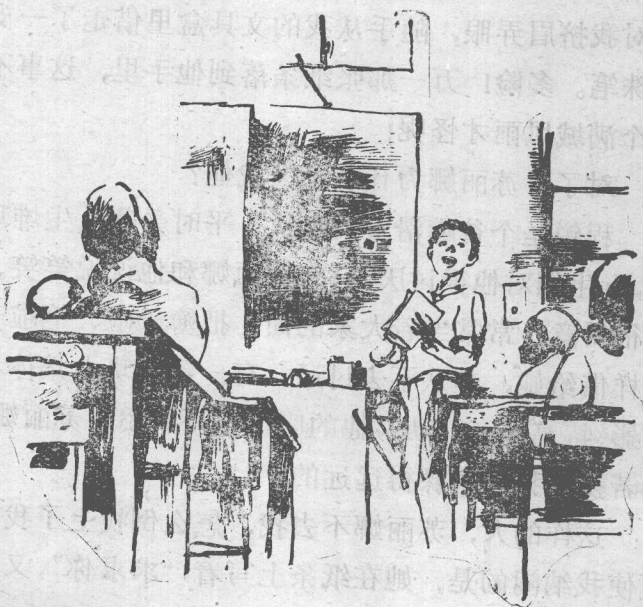
情，好像表演是一种荣耀。

弄得同学们目瞪口呆。

她一点儿也不害臊，双臂抱在胸前，微微倾着头，一边轻声哼着乐曲，一边抬腿弄胳膊地舞动起来。随着旋转的身姿，她的目光还在同学们的脸上直溜呢！

大家都不自在地垂下头，有的干脆把脸扭开，望着窗外。

突然，她停下来，笑咪咪说：“不算。我忘了一个动作，重跳好吗？”



我身上不禁起了鸡皮疙瘩……

事后听说，她是故意做错这么多题目的！

对这种人，我一向很冷漠。她给我写纸条，打什么主意呢？从她刚进教室向我投来的眼神中，我感到她仿佛在问：“我的纸条，你看见了吗？”

我不动声色，装出全然不知的样子。

二

“喂，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”自修课时，程锐跑来对我挤眉弄眼，随手从我的文具盒里借走了一支圆珠笔。多险！万一那张纸条落到他手里，这事不闹个满城风雨才怪呢！

对了，苏丽娜为什么不去找他？

程锐是个贫嘴滑舌的家伙。平时爱往女生堆里钻，女生们对他很讨厌，只有苏丽娜和他说说笑笑。他很得意，常常当着大家的面，把簿子啦、笔啦一样样借给她，却从不去讨还。有一次，班上集体看电影《特高课在行动》，他的座位正巧紧挨着苏丽娜。倘若换了我，早躲得远远的！

这样的人，苏丽娜不去找，怎么倒找上了我？更使我纳闷的是，她在纸条上写着“求求你”，又是

什么意思？

放了晚学，苏丽娜突然在操场上把我截住，阴着脸说：“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，要不是路上有人缠住我，我才不找你呢！”她没等我回答，又一口气告诉我说，有个流里流气的外校学生，在盯她的梢。

这消息来得太突然，而她那异乎寻常的语气又似乎很认真，并不像骗人。我怔住了。

“你干吗不去找程锐？”话一说出，我就感到后悔，这会使她难堪，也显得我心眼太窄，我马上解释说，“他刚才不是在找你吗？”

“我没理他，也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。”她迟疑了一会儿，终于说，“他做事不实在。”

“……”我怀疑，她说的不是真话。

“你把我看得什么也不是！”她抬起那双微露哀怨的眼睛说，“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！”顿了顿，她又问：“你还记得那次抢书的事吗？”

我想起来了。事情是程锐引起的。

那一天，程锐发现讲台里放着一本书，便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：“苏丽娜，你的英语书！”他见苏丽娜不搭讪，把书一举说，“这是你的，不要我扔了！”

“怎么不要？”苏丽娜格格格笑着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“把书还我！”

呼啦啦——程锐的手一扬，书本从讲台这头落到了教室后面的一个男生手里。苏丽娜转身追过去，书本又呼啦啦飞到墙犄角，引得教室里的人哈哈大笑。苏丽娜急了，乱叫乱嚷，都没人理睬。团员金凤珠抓起书本，朝教室门外一掷，狠狠地说：“要疯，到外面去！”

我正巧站在教室门口，从地上捡起书，书皮都破了。

“快扔掉，快扔掉！”大家使劲冲我喊，好像我手里拿的是一包冒烟的炸药。

“是我的！”苏丽娜披散着头发跑出来，鼻尖上沁出了汗珠，向我伸出了手。我默默地把书还给了她。

她接过书，朝跟出教室的程锐狠狠地推了一下，又嘻嘻哈哈地跑了。

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后悔自己做了一件蠢事。

……她指的就是这件事？我暗想，心里感到奇怪，她为什么把这种无聊的事记得如此清楚！

她见我不言语，又说：“你和他们不一样，我看得出……”

我的脸红了。她显然把我那可怜巴巴的一点同情，当作了了不起的恩赐收藏在心里了。我很尴尬，

找不出一句得体的话。

“你不答应也没关系。”她说，“你的名声要紧。”

“别说了！”我的声音出奇的响，也不管会不会让别人听去，“我送你！”

我们上了街。她走在我身后，不肯跟上来。前面是条弄堂，穿过它再走一段路，就到她家了。苏丽娜说，那个流里流气的中学生，就在弄堂口盯她的梢。

可是，当我们穿过这狭长的弄堂，快到她家时，还没看见那家伙的影子。

“那家伙一定发现了你，吓跑了。”苏丽娜指指前面的一条弄堂，诚恳地说，“我家到了，你进去玩吗？”

我一口拒绝了她。她却还是那么兴奋，好像由于我护送她，竟比她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还值得自豪！

她哪知道，临来的路上，我还准备挨那家伙的揍呢！

三

第二天，我刚进学校，苏丽娜突然把一包东西塞到我手里。我不禁一愣，回头看去，她早跑远了。

我走进教室，同学们正围着苏丽娜说笑，气氛非常热烈。她比往日更加热情，一夜之间，她和同学们之间的隔阂，好像都消失了。

“喂，你看看，这东西多漂亮！”程锐向我递上一张全新的彩色涂塑年历片。物以稀为贵。离新年还有几个月，明年的年历片都出来了，谁见了不稀罕？

“哪来的？”我问。

“她送的！”程锐指指苏丽娜，神气十足。“我替你去要一张，她准买我的面子！”

我不由自主地掏出那个纸包，悄悄打开，一叠彩色年历片，在阳光下闪着光亮，挺晃眼。我偷偷看了她一眼，是的，她送给我的比谁都多。

我懵了，不知如何处置它。我怎么能平白无故收她的东西？至于护送她，那也是一个共青团员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拿回去，快拿回去！”突然，金凤珠朝苏丽娜尖声尖气地叫起来。

“我是真心实意送给你的。”苏丽娜的脸色发白，几乎带着哀求的语气说。

“你不要随随便便送东西，这种风气不好！”金凤珠把年历片往课桌上一推，“再说，谁知道这是哪儿弄来的！”

“是妈妈托朋友从外地给我捎来的。”

“哼！”金凤珠轻蔑地说，“也许是从哪个男生手里骗来的吧！”

突然，苏丽娜发疯般地冲到金凤珠跟前，声音颤抖着说：“你，你不是人！”她一把抢回年历片，狠狠地撕个粉碎，把碎片屑扔到金凤珠的脚边，咬着牙说，“你看不起我，我还看不起你呐！”

“喔哟，要是别人看得起你，你为什么用这东西去讨好人家！”金凤珠的声音仍然是尖尖的。

“瞎说！”她气得脸青唇紫，说话都变了声调，“你以为同学们都像你一样没心没肺，把作践人当作本事！”

眼看事情闹大，我这个团小组长只好把她俩拉开。

苏丽娜回到座位上，突然，又气呼呼地冲着金凤珠说：“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，班上比你强的人都待我好！”

“谁？”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她。

“我！”程锐拍了拍胸脯，骄傲地挺身而出。

苏丽娜不睬他，却瞧了我一眼，拉长了调门，一板一眼地说：“就是你们团里的人！”

教室里突然寂静无声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几十双

眼睛又一齐盯住苏丽娜。她脸色煞白，一声不吭，像在等待着什么。我的心怦怦直跳，乱糟糟的。我偷偷瞧了她一眼；她用乞求的目光注视着我，一定在等我出来为她仗义执言吧？可是，在这种气氛下我怎么说得清！我低着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她突然捂着脸，哽咽着冲出了教室……

“真不像样，她又缠上班里的团员了！”金凤珠怒不可遏。

我不知怎么办好，只是朝金凤珠瞪了一眼。

四

翌晨。苏丽娜没来上学。同学们谁也没注意这件事。

“坏了，坏了！”程锐气急败坏地跑进教室，结结巴巴地说，“苏丽娜受伤了。昨天放学回家，她被小流氓打了……”

教室里像落下了一颗炸雷！我的心被震得发颤。真该死！昨天班上发生的事把我气糊涂了，竟忘了送她；我后悔莫及，让那家伙钻了空子！

星期六下午没课，团支书要我和他一块去看望苏丽娜。我明白，这是不容推委的。可是，临出发时，

团支书突然要去开会，他要我先去，并交给我一张电影票：“明天班上集体看电影，别忘了把票子给她。”

一路上，我忐忑不安，见了她该说些什么呢？我寻思，她准在家里独自悲泣吧！

一位老婆婆开门把我带到楼上，说：“丽娜受了惊吓，昨晚一夜没睡好。上午读书也没去。”可是，当她领我走进屋时，苏丽娜竟打扮得花儿一般，对着大橱照镜子，嘴里还哼着台湾校园歌曲！

我不禁怔住了。这哪像受了欺负的样子，她不是变着法儿在戏弄人吗！

她从镜子里朝我淡淡一笑：“是看我来啦？”

“我，我是来送电影票的！”我把票子放在桌上，拔腿想溜。

“送票子？”她扭过脸瞧了我一眼，冷冷地说，“你是来听我的新闻，回去好当作谈话的笑料，是不是？”

我火了：“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说话！”

她把脸一沉：“怎么，就许金凤珠平白无故地污蔑人，你在边上不敢说一句公道话，为什么我刚开口你就翻脸？”

我避开了她犀利的目光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她像自语，又像诘问：“说我好出风头？我的孔

雀舞是跳得不好，但我喜欢，这算什么出风头！说我和程锐太接近？怎么，就不能和有缺点的人接触了？有些人看人分高低，说话带刺，他可不！”

这话倒也是。我却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。

“你送我回家，我很高兴，也觉得很光彩，这说明班上毕竟还有人把我放在眼里，而且是位团干部！我要感谢你，也希望大家和你一样对我好。我把家里的年历片都拿来了，可是金凤珠当头一瓢水，把我的心都浇凉了。我有什么错，为什么她要污辱我的人格！”

是的，昨天她多么需要我站出来，为她说一句公道话，去消除别人对她的误解和偏见！然而我没有这样做……

沉默了片刻。她突然打开大橱的门，从里面翻出一件件花俏的衣衫，说：“你们不是说我爱打扮吗？这些是姨婆从香港捎给我的，我以前一直没穿。现在我就要穿，天天穿，天天换，让他们去说好了！”她一头扑在沙发里，哭了。

我慌了，不由自主地走上去，劝她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！”

有人敲门。我开门一看，不禁愣了：跑来的竟是程锐。

他朝我眨眨那双狡黠的眼睛，说：“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！”

苏丽娜擦擦红红的眼圈，对程锐说：“没想到你也来看我。”

“小事一桩！明天我邀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学送你回家！”他拍拍胸膛说，“包在我身上！诸守成，你也算一个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！”我也不知道这话是怎么说出口的。

“真的？”程锐的眼睛睁得滚圆。

“是的。”我甚至准备征得郝老师的同意后，把这几天发生的事，在班会上讲一讲。我相信同学们会消除隔阂，亲近苏丽娜的。

“如果，我还是这身打扮，你送我吗？”苏丽娜用一种难以捉摸的眼神望着我。

“她就是这点不好，爱打扮！”这话我没说出口，留到班会上一起讲吧。我朝她笑笑说：“送。”

她拿起电影票看了看，问道：“你是几排几座？”

我告诉了她。她不禁叫起来：“哎呀！正好和我挨在一起。”

我愣了愣，接着落落大方地说：“不可以吗？”

突然，程锐拍着巴掌笑了：“哟，我们的团小组长开窍了！”